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弇州續稿卷四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臺中奏議序

明興言者之路頗屈於嘉靖末而是時侍御張公按山西獨上疏請召故諫臣吳時來董傳策等五人以為能

發相嵩父子奸曲突徙薪之功大疏上忤旨逮繫詔獄廷杖六十謫編氓居無何為隆慶初天子用遺詔悉召復直諫者官言路始大發舒而張公再用為御史感激上恩且自以不世遇於是所條上國事其大者如復殿名勤聖學責相業重緹帥咸的的破窽尋出按三輔孜孜卹閭井痌瘝再以蠲省請而其最難者疏請特召故諫臣石星時左右以公扞罔明詔譖之幾復逮其最大者糺悍相之姦欺請置於理天子為絀恩私强去之海

內翕然以為張公豈眞漢御史綱後耶不然何其能觸當道𨓜至此也公自是遷綰尚璽綬佐太僕猶逡巡以為驟遷之請急還里而所謂悍相者復起遂以大計例逐公矣會公當一論故陜西撫臣不行當亞相罷而撫臣繼顯貴用事公自是不獲振即知公者以例格之徒有彈指歎咤而已夫所謂例者葢六歲大計京朝吏而斥謫之為恒例其以鼎革災異出言官之建白而後計吏曰不恒例夫不恒例故例也識者猶疑其投間成報

復而今所以察張公者無一焉一相握太宰柄曰請得一第言官而去留之一相領御史臺曰不可毋乃使甘心於素所銜者御史臺之説雖不行然天下歸直臺而不歸直太宰此何以例以例為夫知大察之為例知大察之棄而不收為大察例不知夫非故而察者之不為例也今不持例以格報復者而持例以格被寃者何也元祐之賢擊元豐之黨不勝而其人為紹聖所以甘心元祐者流竄之無所不至然不遽使之終身錮也即錮亦未

有不解者也以張公之講學明道理其視一官若敝屣雖不為大用然所建白裨益國計非淺其文辭亦庶幾元祐之劉器之陳了翁足以永世矣計張公疏亡慮數十獨其推轂不佞為過情然不佞不敢以私為張公惜不佞之所為惜者惜國家體與夫似公而俱不復用者也

念初堂集序

嘉靖中司外制者務以駢偶割裂綢繆其文辭嫌於人

主而下諛執政乃推公與二三學士討論之而公所草最爲簡要淳古推本經術彬彬然有兩漢風當是時館閣之士爭以詩酒飾太平而公獨不然務𩔰析國家典故以至邊防財賦諸大計歷歷如指掌以故其見之文皆明切破竅雋厚有餘味公凡一典文衡三領佐南北成均意必得真材以需世用故諄諄然所提耳而誨之者無匪近裏敦行之學具載諸說部中可攷已公既不屑爲花鳥月露役而一時雕蟲篆玉之技愧避若異趣

然有所發於性而止於文明者故内足於實而外足於藻也不佞自少時好讀古文章家言竊以為西京而前談理者推孟子工情者推屈氏筴事者推賈生此豈有意於修辭而辭何嘗不工篤也一氣孔神於中夜存怳若抉玄珠於夜氣平旦之前而先幾齊物之妙所發於弔屈喻鵩二章者亦畧可推矣後世始岐而二三之各立門以相高辭欲而不能勝則歸理理窮而亡所得則復趣辭捨事而談理則空捨理而筴事則俗彼其岐而

二三之也非真能詣於其所受者故也公之所詣真夫是以默通而不閡默通而不閡夫是以兼蓄而亡偏短公庶幾大成者哉知公者猶以謂公不侍講筵不得以其文資啓沃不為内閣及六曹大臣不得以其文定國是黼皇猷於聖人之德政蓋缺如焉以為憾不佞則不然夫孟子退而著七篇荀卿文中子俱有所撰述以為後世有王者作將於吾言乎取夫飲河者期滿腹公集行而天下後世有不滿腹者哉以一時顯公者有限已

以異時顯公言者無限而又何憾焉公今年七十矍鑠逾於壯時即有西河之戚不至為子夏而篤信聖學乃爾自是以後皆化徑也不佞雖不敢謂守玄公所造豈玄等哉公字子難别號稚川先生其所名集曰念初堂

陳子吉詩選序

子吉以太學生應京畿試遂䰇其經子吉固以經術進而工古文好為詩而是時故相興化李公見而異之與講鈎禮稱上客諸所為應制詩篇箋表其草多自子吉

而子吉晚數竒婁上公車輙報罷顧所為詩則益工李公既用元相歸里時時稱疾使掌故謝客客攝不敢旅見而獨子吉出入幕中自如李公且為序其詩以行令年秋九月子吉過我弇園出而示余余故甞識子吉於吳興十年矣而猶以為經術士也不知其能詩又不知其詩之工若此微子吉來余幾失之夫詩道闢於弘正而至隆萬之際盛且極矣然其高者以氣格聲響相高而不根於情實驟而咏之若中宫商閲之若備經緯已

徐而求之而無有也乃其甲者則猶之夫巴人下里而已子吉乃獨能斟酌其間使格恒足以規情質恒足以禦華所謂求之而有者往往出於聲色之外其於五言古近體尤號長城然東脩見余過自損挹以少年自喜為騷賦樂府而經術奪之已又奪於應制儷偶語不獲大肆力於學是愧夫操觚之士甫脫青衿即詭以詞達幅巾寬裾則冒山人之號而縱談漢唐語彼豈能真有之聊以自娛快而已夫子吉材高而過自挹損何也夫

子吉所謂慥慥長者非歟於是吾太守張君取而梓之曰子吉將以是受益耶則可令而吾知其不災木矣

真逸集序

此吾吳人毛文蔚豹孫詩也豹孫之先曾大父起家至御史中丞諸孫皆擁豪資相高以服食輿馬聲色而豹孫内厭之㪚緼咀藜而已然不問家人産産顧先旁落少工經生義久而亦厭之力為古文辭以自見冀俟之後世云吳最為天下大府饒豪賢長者豹孫雖不數數

然間與其頡游亦多能稱述之而蜀郡張中丞行部嘗合諸名士而旌其室之楣以示標異豹孫得真逸之目因遂名其詩曰真逸集而屬余序之余嘗謂詩之所謂格者若器之有格也又止也言物至此而止也今天下名能為詩無若吾吳而吳詩大約有三下者取捷餖飣困慣成易毋論不及而止上者探月脅穿天心務於人所不經道將超格而上之而不知其所歸至才敏之士騖於聲情以捷取勝轉近而轉墮於格之外乃豹孫稍

異於是大約劑華實約事景其遇物觸興不取自於人而取自於己是以有恒調而無越格至五言古近體則尤彬彬雋永矣豹孫所以為詩凡數百千首其文亦稱是念居貧不能盡授梓而梓其詩之尤異者騐一首七一首亦附著焉昔華陽陶隱居其得名集曰真逸與豹孫同其聲稱施後世而詩之存者不能百一豹孫詩固不為少也

茶陵顔氏族譜序

顔之先自春秋始也其可考者魯郡公真卿所自著王友碑第云系出小邾子孔門達者七十二人而顔氏有八不稱為何人後其在漢晉經術政事執文比比至齊而御史中丞見逺哭和帝殉絶遂以忠顯至周而御正中大夫之儀不署隋文輔政詔尋守故壐弗予外斥遂復以忠顯至唐而真卿與其從兄太子太保杲卿倡義師抗賊禄山河北杲卿至磔死家從死者十餘人而真卿再抗賊希烈雖經死葢又以忠顯至宋而安撫判官

雷歘從大帥芇守潭州折胡元之鍔者累歲而城陷舉家自焚死則又以忠顯千餘年間諸顔之經術政事秇文固不乏而其最顯者世世稱忠臣嗟夫忠臣之為忠也業已不有其身矣尚能有子孫哉而杲卿雷歘之二公者一死而舉家殉之則為其子孫而不絶者僅一綫息耳然此一綫之息續而啟其後寖昌寖明顔之派遂布於天下嗟嗟何真宰之深篤宛至也今茶陵之顔為雷歘後而其居梅院者支攸縣居南沖者支露水居盤

陂者支墟塘大小數千百指皆能以俎豆為事出而宦歷中外皆負能吏聲而元之雋文宗者又能為家規以齊之明之雋思孔者又式而廓之而其子州別駕志邦又能輯其先令之譜而問序於余世之序宗譜往往誇門閥紀勲猶余皆所不論獨論其為忠之危將後之不卹而猶有存者後之人不危其為忠而善蹈之以至世世不絕語云世治則良臣世亂則忠臣今天下故極治矣諸名為顔氏者時羮墻先世之所為忠而為良可也

顔故有黄門侍郎之推家訓譜遺之又不列諸顔及杲卿傳余家有善本悉以貽别駕使梓焉

金華府志序

自二畿外而為大藩者十有三而浙最重浙大郡十有一而踞上游者三而金華最重金華之地所繇起也在秦則僅一邑然其後地稍斥而人民稍亦衆夥已分割為支邑而郡領之乃名所繇起也則自梁武始矣其後或為郡或為州而州之最著曰婺夫婺星女之名精也

女所統揚州之分名城數十百計而金華以蕞爾郡應
之重不亦章章較著哉當宋之紹興甲戌而洪文安公
遵來為通守而志之至元之至正改元而瞻思者以僉
廉訪事來分署而續之然其大要草創備采述而已而
諸邑亦未盡屬至勝國與明際而天地磅礴之所偏鍾
文明之所獨啟諸旁邑之來屬者併郡城而入為鄉若
亭邑者數百餘山若培而高川若浚而深原隰若闢而
廣而一時之髦俊才傑若黃文獻宋文憲王忠文輩又

四起而黼黻之遂以其郡名天下至成化庚子而周宗智者來為守而又續之葢垂百年而今太守王侯懋德來既政成而後續三志乃歎曰之周志而前者核矣吾懼其有遺采也之周志而後者日新矣吾懼其遂佚而無所紀也於是謀之其僚丞廷龍倅之夢司理鍵吏以修志請於撫司馬徐公按侍御王公分守徐公分巡胡公督學喬公咸報可下金華令名藩延左給事中陸君鳳儀為局以授諸生章一陽輩凡十人大凡討之陸君

而王侯實衷之閱歲而帙成爲卷三十自建置以至藝文爲條三十有八王侯謂不佞故蘭溪令新有連也介而問序焉不佞竊謂志志者詳於地而畧於人志史者詳於人而畧於地乃今所志分野災祥山川土田官師人物彬彬乎三才之理備矣昔杞宋以夏殷之後天子之邦所降殺而及其爲禮也孔子能言之而阻於杞宋之不足徵今以一蕞爾郡於越之所支采而埀至二千年而寢昌寢明者誰力耶君子謂金華之獲以文獻聞

者自洪公始也其助之則瞻與周也金華之獲以文獻甲且世世勿替者則王侯與陸君及一時卿大夫力也故不辭而書之

南橋徐氏族譜序

徐之先用醫顯也厥始自公熙而秋夫而道度叔向叔向之後其處南者曰文伯曰嗣伯曰雄其處北者曰成伯曰之才曰之範雖歷中外領二千石貴者据上台有聲稱而不欲捨其術甘以方技名一家雄之後幾十百

傳而始為南橋徐氏有郡醫學提領德者復以其術鳴於時自是子提領振宗提領子子暘子暘子可豫世世受醫不廢而可豫尤稱為神竒一傳而為院使公樞歷事五聖賜金紫歸老以上壽終詔予祭塟再傳而為院判公彪以六品得任子任子季曰墱入供事中秘累遷至水部員外郎而其叔塤自史職弁武為錦衣千户而諸孫之雋曰鎮曰鋘曰鋆者曾孫之雋曰源者相繼肄醫院有官職曰濟者取科試再令巖邑訓大府自是南

橋之徐益有聲稱州邑間而去醫而儒者種種矣儒之雋曰益孫為太學生益孫嘗覽括其先世而嘆曰炎帝治百藥起民疾軒轅氏與岐伯所論難稱經並羲易醫之為功大矣哉吾徐氏之先熙公以其道貽子孫並顯南北甚數傳而絶絶而提領嗣之至院使公所被上寵靈卓犖有台輔所不敢望者令而後褒衣博帶之業進而其道泯泯矣且吾徐氏世非乏文獻也柰何使之佚而亡所紀於是手創為譜其自熙公以至雄公為耳祖

曰創始自德以至十二世曰世系提領公而後有聞者列其事狀曰貽則院使公而後上所賜制勅御詩紀之曰恩綸諸名公大夫志述表傳記序歌詩之類系之曰徵信其他傳而稱後者曰世系别而傳疑之文附焉葢譜成而徐氏之所謂文獻者班班如矣昔而家之才有諸子少卿同卿起家為大官然之才猶謂其不學無術而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葢傷家聲之隤也自今而後徐氏之嗣人進而儒退而醫苟存心於愛物以成其名

而聲施後世則皆有譜在毋使為之才所誚也葢孫與余善有史氏才茲譜亦其一斑云

文起堂續集序

吾郡張幼于自十餘歲時為諸生至於今凡三十餘未嘗一日而廢鉛槧之業有所結撰以至游戲篇什出則人愛而傳之以故梓行之集可十數其最巨麗者曰文起集凡十餘卷茲則其續集也幼于既慕周武姜公之風所著箴銘百十章最古雅而切於理事置之楚書汲

冢中不可辨他賛頌及責躬戒子贈婦諸篇亦稱是乃其報表太常書少卿中散之規發以胷臆則復彬彬矣紉于藻類絶世諸所率然酬應運斤成風春容寂寥偏於海内即雞林之賈稚能慕愛之而兹集或未盡爾也何者曲彌高和彌寡文侯所以恐卧高帝所以畀之則世耳也乃不佞謂兹集成而他集當捧盤匜以從矣紉于有秣陵游稿嘗謁不佞序之實兹集之一支云

梁伯龍古樂府序

凡有韻之言可以諧管絃者皆樂府也風雅熄而鐃歌鼓吹興其聽者猶恐卧而燕魏齊梁之調作絲不盡諧肉而絶句所由宣絶句之宛轉不能長而花間草堂之峭蒨著花間草堂不入耳而北聲勁北聲不駐耳而南音出自伯龍之為南音茍不至於不毛其儇豎游女皆能習而咏之而伯龍意不懌曰是焉足以名我今夫古樂府之與今詞本末迥然别矣其音發於竅而辭縁於情古未有二也於是稍取建安六代之作而擬之得若干

首伯龍之才恒有餘故不能盡返其本始其質不能禦文故時時出入今古然或正言以明志或婉語以引情一切歸之和平爾雅庶幾洋洋乎盈耳矣說者猶謂文園令之賦班蘭臺尚以其曲終而奏雅況伯龍哉愚不敢以為然不取其終之雅而罪其始之曲是法家刻深語也夫伯龍猶知有返古也柳屯田張祕監之才彼豈遽出伯龍下安於其偏至之好而不知節故狡狡之輩目之以三中譏之以三變彼葢欲自解而不能也黃豫

章者賢於二子矣乃至托於佛而為讖以解夫豫章誠悔之則胡不如伯龍之以古樂府讖也吾故曰伯龍猶知有返古也

藴長公外紀序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藴公之作最為便覧而其所譔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藴公文者而雌黄之類於公不能無少挫然使天下而有能盡四氏集者萬不得一也藴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

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蘓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夫天下而有能盡蘓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公之所不盡韻而詞則溫韋讓壯舌而諧謔則俳白遜雅筆而簡牘題署則黃豫章遜雋游戲而為法書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為古木竹石則文洋州之畏友逊而之佛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以是律三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蘓公之生存雖荒州下邑兒童婦女莫不欲一識其面而其言之傳薟北幽朔而東三韓西達羌戎

南過雞林馬人之界而其禁絶之者乃在於廣廈細旃之上角而與之左者談說經術道理之士亟竄而亟欲殺之者亦一時材諝貴臣噫可怪也及公殁且久而廣廈細旃之上其惡漸移而為好學士大夫至於今慕說之不衰雖然問其所以能盡公者則自論筴之外無幾也吾所以云億不得一也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為古文辭其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論藴公文即其詩最號為雅變雜揉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

為吾用其感赴節義聰明之所溢散而為風調才技於

余心時有當焉以故取公年譜及傳誌畧存之而復蕞

公之小言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亦一一附録約為

十卷名之曰䆀長公外紀而置之山房之几暇日抽一

卷佐一觴其不賢於山腴海錯者幾希

皇甫百泉慶歴詩集序

百泉先生自弱冠而詩道成凡四十餘年而皆盡於世

廟之日則已有梓行者矣其自隆慶改元而為萬歴先

生業已六十餘其名愈益重海内之欲得先生言者愈益迫贄幣之刺旦暮溢於門一伺其出游捧觚翰而擬其後者踵相接於道先生徐憑几或酒所應之皆各得意去凡先生之徵事寄指雖逢𧖴出不可勝窮然靡不精切而雅當諸困先生以題若韻者雖麤至不可指數然不能得其一瑕語所為體五七言古近不一而皆不墮於開元大歷之後塵於是諸乞言之士復時時欲窺先生全而先生度無以應之始謀諸剞劂既成而授書於

余俾為穅秕之導余嘗謂古之刻精於言者當其少也强吾有涯之精神以求躋於未易造之地或借外遘之境而鑿吾不受琢之天以故往往不盡其本壽幸而得老矣智窮而無從取思氣耗而不能充吾志故其才又往往不待壽而盡自東西京而建安六季僅揚中散子雲顏光禄延之得過七衰而已然子雲逃而息於玄延之逃而息於酒彼不悟其智之窮而氣之耗姑以雕蟲之技壯夫之所不為而枝人亦晚矣若文通之才竭莽

貞之思盡乃又其下者以先生視之獨不然當先生之伯仲季氏四起而以文章名東南其前逝者且三十年近亦十餘年而先生獨巋然若魯靈光則其精神固專萃未涯也是六十年之中非有大故憂患未嘗一日廢書其入也若輸其出也若傾又烏能窮先生之智而耗其氣哉先生之所託於慶歷者謂二聖號也今萬歷永永無疆而先生之詩方日升川盈而不已其卷袠當不可勝數余姑序而俟之

伐檀集序

余所善張將軍居平吶吶若不出口而其勒悍卒挽强弓躍馬顧盻有憑陵廣武意至於命親知浮大白鯨吸牛飲飛不及停居然高陽酒人也酒後耳熱慷慨談說天下事或意有所不可白眼罵坐皆稍稍避去其人當不能為詩即為詩而得一二易水語髮立骨飛以附於燕趙之後止矣顧其所讀書必西京後而開元前其於格務躋於武德貞觀而稍稍柔之以齊梁之月露其語

務出於不經人道寧有瑕璧而無完珷玞此語之在天地人人能得之然亦人人耳相剽若太倉粟陳陳相因矣汰而使之精創而使之新非有沈深劖刻之思未易致也今舉其所謂精者新者不以歸之人而歸之張將軍然乎否也嗟夫士固不可皮相也吾居恒怪夫胝胄珥貂者例不能為文語即有之而若沈始興之授口曹竟陵之險步偶然之所發亦喻嚶耳中耳前僅一盇德後僅一處道光彩琅琅戈戟間若盤龍之正始風流不

旋踵而以文敗矣今天下幸承平無事故張將軍不治兵而得以其閒治詩第僅能以一詩人名張將軍而所謂勒悍挽強顧盼憑陵之態斂之乎伊吾囁嚅之地而已矣然使張將軍而以一詩人名於天下後世彼固甘之何者彼睥睨於其儕舍而數從余於東海上不以余之佗傺齷齪而有倦心意者其有真嗜也詩凡六卷名之曰伐檀集葢以其齋故而羈淮二卷附焉將軍名元凱嘗督運為千艘帥再掌衛篆其數起躓亦以詩故云

史記纂序

以棟既梓其史記評林而行之不佞為敘之矣已又梓所謂史記纂者何也後之治太史公者有二家紀傳志表綱提臚列籍而成一代言者此未易治也摹句摘字經緯錯綜籍而成一家言者世固不乏也評林行而自館署以至郡邑學官毋不治太史公者矣意者其猶衷重而不逮遠與費鉅而不逮貧與編繁而不逮目與以棟有憂之是故叙而畧於辭辭而寡於法者弗敢纂也

所褒讚而非其精神之渙發者弗敢纂也所提指而非其闗節眼骨照應步驟者弗敢纂也斯纂也令衿裾之士稍能習佔畢握鉛槧者獲一寓耳目焉不待顓探而法燦然備矣機躍然若有入矣是故史記纂行而治太史公者固不必皆貴近有力也或謂以棟毋乃割裂乎哉曰不然是昭明氏之濫觴而眞文忠氏之所合流也神於金者液而采其精以馭凡鐵皆鏐也精於酒者澄而取其毋以馭明水皆醪也此為文之要則而以棟之

所以恵天下士意也若夫籍而成一代言則有初梓之評林在

杏山續集序

葢余持鄖節而所部内鄉有李先生云其人卓詭不倫人也門者前通謁稱鄉貢士而見之金緋煥然霜髮鶴骨稍與談扢千古業纚纚若貫珠已出其杏山集者而讀之五言古最遒上居然有建安康樂風七言歌行出入少陵太白近體所謂武庫兵甲森森刺眼然其氣恒

完而用事恒有餘閒發一獨至語往往出意表余甚奇之未久謝去謁太嶽玄帝宮書來謂余攝衣上天柱盻望其西則峨眉稍北若二華其東所居王使君皆人間巨觀而先生為歌詩凡數章語益奇居久之余解鄖節甫下均州而先生則已候於江岸矣酒所慷慨語不休尋病瞑痃且殆亟呼藥藥之醒猶謂病驥尚可以千里且吾老矣何能再見王使君語夜分始别其又垂三載而吾鄉徐中丞入為司寇還里先生附余書其又三月

餘而先生復專使以書慰余困信信益感切用壯且盡篋其續稿而示余則見贈懷寄之作皆在顧其屬辭益工使事益博騞然若庖丁之奏聲又若駿馬馳於康莊之野而亡蹷蹄也夫以余之亡當於世晚而益骯髒顧先生有深合者而託之以不朽之事夫先生雖微余烏能不朽之若先生之集行而少有異同者其居江左哉江左之氣激而清是以有累字少累篇少累字中原之氣壯而樸是以有累字少累篇要之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有

官封稱大夫矣其猶曰鄉貢士者何也公車之用未竟而厭去之已又不能釋然且其意不欲以官封重而又何以鄉貢士重也故舍而題之曰杏山續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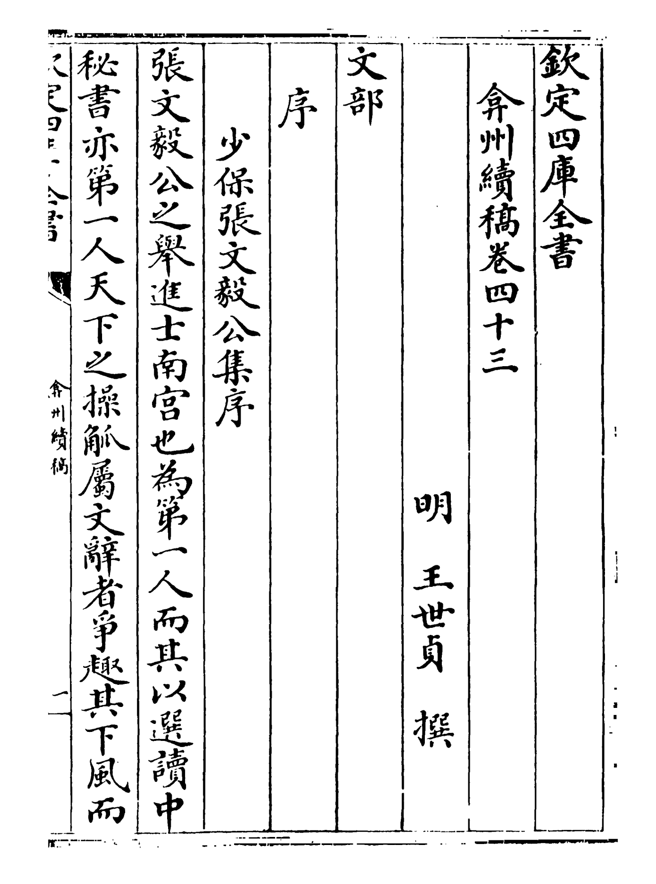
心賦序

心賦者何永明禪師壽老所著也梵語為質多耶又為波茶震丹語為心佛之所謂覺覺此而已真心之外皆妄心也天竺古先生說法四十九年至竟無一法可說未覺則萬語不為多覺則一字不為少嗚呼是何壽老

之言之多也夫亦為學人地也當四十九年之說法一法而諸經異名諸學人者尋名而徇之則益遠矣壽老之為此賦欲使古先生之所說無法而非心學人能覺此心則無心而非法其采聞若博而為辭若詳然以反說約耳文而以韻者何古先生之為教也多以梵音作哀慜響俾人從聞根而入道中國之為學也始託文字而傳焉夫聞根之易於見根也壽老葢知之矣故一切而攝之韻俾聽者精於入而誦者有味乎言之也夫此賦

傳而學人之指妄為真者吾知免矣其以識為覺者則不能無隱憂云天下求佛於佛而馬祖示之曰即心即佛然又不免求佛於心而祖復破之曰非心非佛夫非心非佛之教大行而即心即佛者為真得也嗚呼悟此而後可以讀壽老賦哉茍悟此而何所讀壽老賦哉昔宣律師註楞嚴使那咤入兜率印證之慈氏而後成書余無可印證者證之心而已

弇州續稿卷四十二



弇州續稿卷四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少保張文毅公集序

張文毅公之舉進士南宮也為第一人而其以選讀中秘書亦第一人天下之操觚屬文辭者爭趣其下風而

公顧自力為己學已稍稍覷析千古理亂之故已又旁及國家禮樂章程賢者所識之大於一切秇文意蔑如也度不得已而有所應則必内盡于理而外盡於事文成而無所益於世弗撰也其稍弗程於古亦弗撰也故公之文一出而自搢紳以至衿裾之士取飲者各獲飽以去好雌黄者亦杜吻而亡以難為其能盡理事且程古也然而公未嘗一日而動於人之好舎而雕蟲之世貞猶記弱冠時為公所舉士不能一再見亦未嘗敢騶

進所業而公偶顧之曰是文也葢有物有則矣非而曹
少年逞才地也則又蹙頞曰少年所欲為者畀之日不
給而何用雕蟲為葢公自念所居禁署領文史優游之
職人主端拱穆清不獲叅顧問以發舒其志氣彼其恨
吏道之尚龎嗟武功之不競憂天憲之旁寄憫民生之
多艱葢不能以頃刻釋者居未幾大拜天下方拭目以
觀公之所為公亦奮然若有所為者又未幾而公不禄
矣且夫天予於公非獨緩用也讀中秘書移疾歸未竟

業而編修編修僅踰歲而贊善贊善未及考而諭德有
疆場之使則超諭德而學士有水鏡之思則超學士而
少宰有心膂之寄則超南八坐而大拜度一時諸公未
有能及之者然使而弗終命也其少宰與大拜而皆扼
於持國秉者也其最後而所日夜見困者乃弗雕蟲若
也公竟以是邑邑終矣人耶天耶公固為為己學邃於
理性而惡其名不欲有所撰述乃至經緯裁成之志皆
有所扼困而不盡效卒之其久而傳者其所不欲傳者

也公剛毅饒大節風采隱隱公卿間有蔡霍不採勢其
用雖不盡而後先再主公車試復再為分試復再主南
畿試一主武試一誨吉士其人大有能竟公之志者庶
幾哉古之所謂上臣亦何必及公身而盡之貞於公門
下最少而又最不肖公集行於世三十年其子禮部君
某託其容戚顏倅某重梓之而以屬敘於貞貞亦且老
矣汨没無所見方有愧於公之言而敢復用其雕蟲進
耶雖然尚能緣公之意以識之公集詩二卷文四卷其

應制及箋表之類可十四天下急於得公之言而若此寥寥者公旣不輕為言而又性嚴冷多拒少可贄潤之幣望車門而逆卻者數矣此又不佞貞所尤愧也

山澤吟嘯集序

余守尚書刑部郎而同舍郎濟南李于鱗吳興吳峻伯天台王新甫單相倡和為詩而上海孫君元之繇進士來肄事元之與余同鄉薦亡何得新淦令以行而余當有一言之贈是時朝士業相戒毋治詩治詩即害吏治

余亡以贈之而姑舉豳風之能以政為詩者勉元之而君自是再更令大邑高第入亦郎刑部而余出佐山東臬且罷歸元之之郎刑部未幾亦挂冠里居自是不相聞者二紀餘而余以事道上海過元之元之貌益丹談說令古益熟然頗不及詩而間從一二友人所得元之篇章讀之未嘗不爽朗有致也今年初夏元之忽以書來持其五世祖節軒公山澤吟嘯集凡六卷而請序於余而元之父如山公觀國吟集附焉葢節軒公以諸生

貢大廷為第一教授望州未幾拂衣歸生平好吟咏下筆輙奇而一時鄉先生如徐武功錢文通稍視公為前輩張南安吳文定諸公則後之度其詩未有能勝公者然當公之世而未有一人能舉公之名與其詩如諸公何也毋亦公之於詩内足於實而亡所事名又内足於賞而亡所事人耳目歟乃至脱屣禄位得一官亡幾而輙去之歷五世而若符契此其意可類想也雖然以元之之能薄其官與自秘其詩不斷為名如其祖而不忍

終秘其祖之詩與名余不敢望武功諸公然少而能爲詩詠以贈元之晚而能緣元之之意以序節軒公詩庶幾猶賢乎哉若如山公者其前有節軒公以章美後而有元之以傳盛雖微詩吾知其不泯泯也故不逆其請而聊序之如右

萬姓類譜序

先王因生而賜姓胙土命氏然則姓也者其統乎氏也者貴而始爲别乎乃楊用修之釋書則引黄東發論以

為五帝之世民無姓貴而為官者始有姓百姓之平章所以别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說者又謂姓從生從女姓者女之適而别者也故曰姚曰嬀曰姒曰姬曰嬴曰㛤曰姞其左皆女也自命氏之說行而周之王族與諸侯之公族卿大夫之别子往往自為姓而隋唐以先賢智者亦往往輕用其見而叛其源有義而改者有音而改者有字而改者有合音與字而改者有慕古而改者有慮難而改者有因一事而改者夫其卒然而為改也即

再易世非搢紳先生何知源其人之相戕賊也相為禽亂也亦孰從而過之甚矣今之晳於姓也别姓為婚别源為宗别祖為族夫劉之望最夥為二十五王次之為二十一張又次之為十四李又次之為十一然而不以異望而婚也其不相婚固也然而彭城不譜弘農瑯琊不譜太原清河不譜南陽趙郡不譜隴西各以其望而宗也宗也而小遠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别婚則遠而嚴甚矣今之晳於姓也雖先王何加焉葢自唐

宋而來其譜姓毋慮數十家而吳興淩大夫始合而為一其源别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者咸附焉淩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將使夫探源者油然而毋胥戕賊也介然而毋至為禽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執是以稽古今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淩大夫名某壯而解郡紱歸而著書成一家言玆亦其卓然者

周易韻考序

治周易者自伊川氏之傳理紫陽氏之傳數而他注疏

盡廢吾友張幼于獨能於二傳注疏之外援故發微而為三易說業已行矣幼于復謂古卜筮之書未嘗不韻其為龜者如懿氏之卜妻楚丘之卜子晉獻之卜姬秦徒父之卜戰而為易者若晉史之筮成王東方朔管輅之射覆京房焦贛之係繇皆渢渢可誦何獨至於文周為不然意者崇古而弗敢論歟將局方而弗能通歟或信札而不徵之舌與齒歟於是訂其韻之正者盡摎他史籍而援其韻之古者與可叶者則文周之卦繇辭且

十九而吾夫子之彖象亦且得十之六名之曰周易韻考而屬序於余余則謂古之通於詩者寧獨易也唯書辭亦然夫以堯舜禹之相禪受少者數言多者數十言又與益稷皋陶之類相訓戒皆有韻而竟以賡歌終之故樂記云歌者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夫鳥足漆簡與鳥獸蟲魚之篆既繁苦不遽辨而耳提面命繇音聲入者易順也彼竺爾西竺猶謂梵唄之響其化導深於經典而況易以道陰陽陰陽之用通

於五音十二律而聖人之係言有不可諷可詠者耶世人名治易居恒守訓故為文辭取仕宦其最上者翫消息盈虛之理以自成其德凡二端盡之矣即所謂三易說有不能半韋編何暇韻考雖然余切憫幼于之意而稍著其用世毋以玄之倒覆瓿可也

華孟達集序

無錫有華孟達者一日而以書數百千言自通且贄其詩若文三卷曰今天下稱龍門者必以子夫龍門者其

左右夾上造霄漢西來之流徑萬里而下東三級齒石成霜雪噫聲成霆霹倍尋之鯉一過之則神靈起於鬐鬣閶上帝饗之爵為應龍乃不倿之鯉則異是予幸而汰之乎吾將去而攻吾疾其又幸而姑誌之乎吾將去而益煉吾質以俟乎他日余既異其言為之稍讀其書而中有與其宗人往復者亦類是云宗人而好慕為古文辭則從臾為古文辭其欲梓行之則弗敢也曰吾且折衷於衡藝者遠而左馬莊屈建安李杜吾師之近而

北地濟南吾儀之然毋若王子之當吾世也吾其從折
衷矣余益異之乃為竟其詩若文詩體出入中古躐長
慶而擥永嘉清楚沖夷有悠然自賞之味文筆尤峻潔
裁之則駰邕之小言也暢之則昌黎河東之盛軌也乃
尺牘蕭蕭乎人意表矣夫此孟達境也孟達之為識踰
是境而三舍矣毋乃猶有待者才也其才佹及境矣毋
乃猶有待者學也夫學者充才者也才者趣識者也吾
姑誌之而孟達姑聽之雖然孟達以吾言而信可也是

亦且梓而行矣其所以行者何也將授人以彈射也昔者文信侯為呂覽布之咸陽市而榜其上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而人莫敢增損也其識者竊笑之矣異代子雲聞而咤曰惜不以我往將席卷其金以歸則又笑之其所以笑者何也為文信侯之挾詐而子雲之見事晚也今孟達居貧賤而名未即就不足以脅人之耳目而易其真天下而信之則真信也其猶有彈射者皆孟達不朽地也是何世之為孟達龍門者衆也孟達亟

稱有郁人文者其鯉耶其龍門耶請質之而不以非則

置弁焉

汪禹乂詩集序

禹乂之為兒時則家已稍稱給矣徽俗貴素封相率而謂禹乂是不善歸富乎哉禹乂笑曰吾不能飾冠劍連車騎以市游閒公子名夫士所以得行志者科第也於是下帷受書通經術為諸生廩學宮數試褎然有雋聲而至大比輙挫其伯氏又以豪故減仲産禹乂歎曰吾

安能坐而白首希博士選也且丈夫不死耳何至局促老一方與噲等伍遂廢箸游太學其試利否與諸生較禹又竟厭其業而為詩度其餘裝幾何趣買先秦東西京建安六代開元大歷諸名家言讀之即寢興食息枕漱亡適而非諸名家者若與之師友相下上也其所為詩一切憂喜悲樂可怪可愕有所感慨於中輙發之自禹又之為諸生業而其俗已竊咲之已棄諸生已又棄太學生而被山人服而家益貧然時時手一編詩有所

過從客車騎冠劍雍容甚都詫而問禹乂曰胡以不謁吏部選人禹乂嘆曰吾山人也則又問禹乂仲産久積著不倍蓰昔耶禹乂舉其編曰吾産盡是矣客亦笑去禹乂之於詩既能程則古昔不倍格而庀材取宏徵事取覈其色聲稱矣意象協矣其始質之陳六水先生不足而質之汪司馬先生乃又質之王子王子謂禹乂去而曹之貴素封者其他往往能言詩夫隆萬之際王者之跡著而詩昌子之郡而有能言詩者則天下無不言

詩者矣然天下之言詩者以位重而子之鄉言詩者以家重今子棄家而為詩家日益輕詩日益重然則子非子之鄉人也於是手其編為之序而贈曰勉之哉子之産盡是矣有千秋在

王世周詩集序

始余與世周之父沂州君游京師相善也世周甫踰髫而東經贄師以故復與余弟敬美游敬美少長四五歲每所撰經生業出人並稱之以為文考子安之流而後

數歲世周忽來自燕中頗厭其業所得燕中諸生亦且棄之而稍稍出其詩大抵爽雋不為凡語當是時沂州君老困薄牘間不肯歸余固已內奇世周而不能亡惜之為詩一章以贈欲以呼沂州君而勉世周用其又數歲則沂州君久捐館矣世周盡棄其經生業而詩詩益以進家日以挫削顧其意殊不屑屑間有所遇坐客不識之即不復訊名氏即識之而不能為寒暄語意色若不相闗者遇酒食進杯匕立盡徐徵之則喉吻間微囁

嚅有聲蓋未嘗頃刻而廢湛精之思也世周固不欲示人以名人亦無從而名之而一日裒其詩若干卷以求請益且庶幾一言之弁余讀之蓋彬彬乎具體矣小賦自梁苑鄴中來潤以月露亦自成家樂府尤長情事儗之什翩翩抵掌小語泠辭足沁肺腑古選既不落節時時獨諧歌行尤自奇逸的然青蓮隆準七言律絕瀟灑超箸將無五字小隤長城然當其得意亦錢劉之造也蓋莫廷韓張仲立之評畧備矣明興弘正嘉隆之際

作者林出而自北地濟南据正始外蛇珠昆玉莫盛於吳中而人自為家語自為格正變雲擾識者病之獨徐迪功昌穀以偏師奪幟前無衡壘狎主之盟其在世周乎哉其在世周乎哉夫以漢人目覩見楊子雲名位肖貌謂其玄之不傳而況于世周人詎能余言信也雖然世周既不斮為名余又不斮為世周名重各志其所就而已敬美去世周成進士寢以通顯而其詩亦早就得吾序當以質之

插柳全孤詩序

志金華者盍有胡廪一公云而廪一公者諱麒字德仁其先自汴徙家金華之蘭溪父曰惟二公贅於劉遂家湯溪當是時惟二公客死外而廪一公年僅十三有二弟曰鳳曰麟甫在齔廪一公少好讀書循循矩步而能不廢其儉勤以起産其奉母劉尤篤孝撫仲季以慈無何鳳夭死廪一公之念麟愈切為娶婦僅期而癘日夜戢身湯藥間籲天以身代不獲請則又籲天曰先人有三

子而仲夭無子已矣季復夭幸而其婦負遺腹且五月麒令幸有二子願减一子以成遺腹男苟延季一綫之息及期婦舉果男三月婦病乳癰復死廣一公為大悲也已而怖曰得無為一綫累乎謀之妻江媪曰吾次子雖在乳可他寄也季惟此一子奈何令寄乳江媪曰諾遂寄其次子隣母乳而江媪自乳季之子廣一公時時察江媪意不甚刀乃詭語之曰若亦聞日者言乎是兒數當貴吾兩子所憑以家者也度江媪意稍動則又謂

曰若聞木倒樹而生者乎曰不聞也廉一公曰吾欲以
徵是兒貴為擇日取柳條一倒樹之井傍地及春柳大
茂乃笑誇江嫗曰兒果不異日者言也江嫗則益奉兒
旦夕唯謹矣又久之而廉一公復舉二男子其少者曰
榮博學以文章行誼稱葢又二百餘年而胡氏之指可
四萬餘其大宗為廉一公後而麟之子亦得四之一其
歷中外為大僚者數人以名行見金華志者亦如之今
上舍郡邑庠可七十餘人雖天下之稱文獻族㣲貴富

者其庶莫若胡氏矣故太保楊文襄公實爲之詩及序而廉一公之耳孫前通守某復徵吾吳之能詩者詩而屬余叙之余竊聞夫古之舍其子而子兄弟之子者晉莫若鄧伯道而唐莫若元紫芝伯道之避兵也度其子不能與兄之子偕全繫之樹而去之夫不能兩全棄之可也胡至繫之樹此去於人情之外者也紫芝之兄子襁褓而喪其父母貧不能具乳媪乃躬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夫男子何以湩也此去於人理之外者也廉一

公之為遘雖稍易於二君子要之其能用仁術也葢猶在理與情之間乎哉紫芝以不及親而罷妻伯道以誤及戚而罷妾遂偕以斬其後焉於賢者不能無責備乃若天之所以報廉一公其視二君子何太懸迥哉是又不可理執也余嘗為其金華志序而通守君數從游甚勤故不辭而記其語

何仁仲詩序

故少司寇何吉陽先生談道重嘉靖中其稱先生者以

道而次曰政事才其又次曰詩而先生之子仁仲獨能
得先生詩而加工焉已卯秋仁仲乞余志先生神道碑
明年夏四月仁仲陸走二千里報謁余草堂已坐定出
所著前後詩若干卷讀之下之蠙隋之珠庶幾其澤也
沅之芷澧之蘭庶幾其芬且潔也九疑之嶺三湘之浸
庶幾其磊落淼汗也仁仲乃曰業已梓矣敢籍先人之
寵靈以祈子一言弁則又曰非欲速成也將以求益也
其梓也將以受彈射也余謂仁仲子之求益不必我而

其受彈射必在燕中夫燕中天下之才士藪也曩執政課持考功法而濕東士大夫亡不以音律諱者今且毋諱矣曩余與二三子稍講其業退而俗吏繩之若麗丹書條者今不以罪矣毋論操觚者生能談漢唐臺閣之雋纇而趣二李何徐矣布衣之豪舉能薄太初茂秦不為矣雖然諸狹中謏聞少年驟得一致語則怏而自驕其長曰無古人不知合者古人所恒道而不合者古人所不屑道也識不足以究二始乃驟而以格界作者學

不足以窮三餘乃驟而以事疑作者思不足以入九淵乃驟而以蹊逕窺作者此其人飄溺淪墜之不暇何能彈射子夫為子策者如何精而求之有建安開元在雖然反之心而已子能脩而父業乎進而求之有洙泗在雖然反之心而已後數年子道成以示吾吾更請為序之

編注王司馬宮詞序

詩三百往往出於婦人女子而莫備於宮掖將以善則

為化始而惡則為亂樞耶固也彼其求而為關雎思而為卷耳恒而為螽斯變而為栢舟以寓勸足矣副笄六珈而天而帝要不過容飾之盛極而至於有泚有泚上下禽聚此其視宋玉司馬所稱述何如也聖人乃采而編之曰風風者謂其可以風也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史也史能及事不能遽及情詩而及事謂之詩史杜少陵氏是也然少陵氏㕘踈賤晚而廢棄寄食於西諸侯足跡不能抵京師所紀不過政令之䆠衺與喪

亂乖離之變而已獨王司馬建生於貞元之後以宗人分偶有所稔習於宮掖而紀其事得辭百首夫穆敬之濟淫毋論已以元和之成得志於藩鎮而有此以太和之銳不得志於宦豎而亦有此則大可歎也夫建其詞格吾所不能辨然於賦興差具二焉其語於憲文之間詳矣使夫子降格而采之其可以嗣國風者豈鮮也無錫顧玄暐深於風人之旨者也少則侍其世父太保公宦京師踐武玉清聲欬天語然是時叩溫室之樹而不

敢對晩讀建此詩而有會焉為之注故毋論建之情事了無纎悉遺憾而旁引曲譬尚有溢於其表者亦何異劉孝標之於義慶耶玄暐之子某以示余余謂合而行之合而行之其以為宮詞也其且以為壼史也否歟然哉

白坪高先生詩集序

余為郎時則聞白坪高先生嘉靖間名臣也而先生甫踰冠成進士雅已好為詩先生之轍跡無所不敭歷其

詩亦無所不偕然大要奪於官以故能窮其變不能使其變歸而入於自然而最後謝豫方之左轄歸天下方彈指咄咤以未能究先生之用為惜而先生内沾沾自喜以長有天地之日而竟其適於詩為幸先生之所治詩外觸於境而内發於情不見題役不被格窘意至而舒意盡而止吾不知於變之窮否何如其能發而入於自然固饒也王子曰余蓋從先生之子桐鄉令某受先生詩云先生蜀之内江人吾聞夫蜀玉壘包絡岷峨重

阻峻坂造天崇岡翳陽中劃兩江嶔崟硍硊之巖東之百折成險漏洑漬瀑盤渦瀺灂稍緩而為錦官簡珠瑕英金沙銀礫之彩出焉其秀而人其文秀而文章若長卿子雲及近代用修葢曲盡山水之態以成弔詭組紱之觀極矣千八百年中陳正字以沖淡劑之次則眉山伯仲儼若平林之迤邐烟雲之霏亹與平湖之汪洋淡沲含險而就夷去雕飾而存質氣以視相如子雲吾不知所先後也今夫以先生而角明之用修疇不駭者然

寧能以相如子雲而遂廢陳穢哉先生時時能作少陵語然得之二家為多晚節又似白香山若談儒理則言近而指遠寬然方之内談老釋則膺立而味雋悠然方之外自七十五而後吾所不知者年然知先生之詩未已也桐鄉令曰善請授梓而弁先生集

大業堂尺牘序

玉叔既悉奉其家大人憲副公之著作而梓之矣既而復梓其尺牘而以序屬不佞或謂不佞尺牘何以梓也

既卒業而歎曰難言哉不佞葢知之矣往嘉靖間國家多事南北用兵封疆之臣不足以當上意至輟大司馬行邊以左司馬代署而公用材選自他曹郎調為職方左司馬屛息而惟公之是聽諸邊臣自督撫而下至監司有所諮禀往往與赤囊白羽偕而公事籌而人應之當是時為督撫者内攝公志而外稱貴於公公或婉言而導之聽或正辭而授之柬其深慮苦心有移檄之所不能盡者不出跬武而若面論於萬里之外乃受英而

告成則又若響應然昔劉穆之朱齡石當軍國寄至填委也日中即成報札穆之至百函齡石省可僅八十函而皆以為快吾不知公於穆之如何視齡石將雁行矣雖然是二子者其當於宋公胇腑何如也公以一職方郎而處權相父子交鬭之見以其事機可而不可於父則危其父可而不可於子則危其父子可而不可於事機則危公所以委曲調劑者百端則又有尺牘之所不能盡者而往往笑絀而郄靈蓋僅以職方免而甫量移

齮齕隨之矣公歸絶口不復言故時事而天下故有惜之者莫方伯子良過而顔其堂曰大業志感也王叔梓尺牘而堂係焉其亦以子良意也雖然天下之惜之謂不若不佞之知之也其他叙寒暄道風雅以比於晉人之所謂長者亡所俟余言矣

項伯子詩集序

嘉靖間余談藝燕中而故人王揖元肅者亟稱項伯子賢而又能詩余時心識之亡何余罷歸而伯子始繇選

人得上林一官輙罷去余再起守吳興部頗能物色伯子行誼往往如揖稱而伯子亦似知余者然輙自引匿去余解吳興後伯子時寓聲欲訪余不果而竟死矣葢項伯子之為項於江南最著而其先有襄毅公者以器業功伐冠中外其子孫奮科甲門胄仕宦通顯不可屈指數而項氏之為詩則自伯子始伯子業素饒有弟仲季伯子篤好書籍仲季亦好書籍仲成進士伯子獨不得進士季善積著起家伯子獨不善積著起家而又以

好詩故大拙之然竟莫能問也廢子錢則飲食其母且盡繼以假貸廢室則徙而居墓田之丙舍然客過輒應其能詩者詩不能詩者酒亦未嘗問罍恥也當伯子之為詩二李之道未接以故亡泥格而獨能以其材之所近就境而發之大抵山林之辭澹廓巖之辭豐緣情之辭婉徵事之辭核吾不知於古何如去大歴長慶之間不遠矣伯子歿而其子某裒其詩即所署部曰市隱曰游燕曰墓廬凡若干卷屬余論之余因題曰項伯子詩

集而叙以答其意某亦好為詩功力不能如其父風氣
當日上王揖者仕沂州上佐以歿其人與好客亦畧相
當詩不盡爾也有子曰伯稠而才余亦嘗叙其詩

弇州續稿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四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弇州續稿卷四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漢書評林序

湊際叔於世無所嗜獨嗜書而所嗜書其最為司馬子長次則班孟堅二史益不獨嗜之而又能精治之際叔

之治子長史記悉取古今諸丹鉛之所訓故揚搉以至
進退其事者凡數十百家奮而成書目之曰評林自史
記評林成而學士大夫好其書者麕集於際叔之門際
叔益自憙以史記之例例班史㪅又二年所而班史之
評林亦成凡百十九卷謂世貞之亦習之也齋而以書
請得一言標其旨余既卒讀歎曰孟堅亡後世其無史
哉非無史也夫人而無能為史也所以無能為史者何
夫孟堅之為史也非盡孟堅史也後元而前太史公共

之矣始元而後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無論其它若紀傳或繁而損或畧而益或因而裁或樸而潤徵孟堅疇所折衷哉帝紀之雍容有度列傳之整潔贍顯彬彬彬乎太史公雁行矣材不必太史公則或讓驅而有爭先識不必太史公則或岐趣而生詆訶勢也凡為班史者後先若而人而其始則服虔應劭鄭德明韋昭蘇林如淳晉灼蔡謨之流至唐顏師古而後精且備凡治班史者有三端其書僻而不易識若古文奇

字轉借通用之類其事遠而不易證或非出一家一人是二者則必旁搜載籍以故之其義奥而不易通則必精思以訓之是故服膺以至師古厥功首矣叙事有客主有本末有節族或伏或應或開或合有至法焉如杜當陽之於左氏則際叔專之為能窺見微隱其次矣又次而上者探其旨中者衡其篇下者攻其辭或出所疑信或出所非是揄揚之末已從而雌黄之此宋士之所創而明士之所長也取事屬辭以發其意而求備一家

言此宋士之所長而明士之所傳也識者謂際叔必力
芟之乃際叔弗力芟也將毋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意
也夫際叔其猶有厚道也談者謂西京之業獨班氏以
東京嗣馬自是而還六季之攟擊舌操觚翰者其於史
不能籍班氏之文文其史夫是故俚而衍亂而亡次其
於文不能籍班氏之史史其文夫是故華而靡膚而不立
葢七百餘年而蒙氣蔚如也昌黎河東為若心儀之於
傳毛穎叔段大尉見一二焉然以律順宗紀龍城録抑

何藹沓不振哉宋士徒能托之言不能托之筆追我明
而彬彬有聞矣乃又有際叔者為左提右挈超東京乘
而頡頏於司馬班氏間可屈指覩也假令跡司馬氏而
志古史記則建武以後存者猶斑斑可考化臭腐為神
奇夫孰能難之不然而感慨一代我高皇功德踰勝漢
祖萬萬文獻即小末稱亦不下武宣叔季昔孟堅之所
草創私史耳縣官弗忍寘於理而更褒借之給筆札蘭
臺進而為公史今世號稱古文極治而金匱石室之副

寧無一二流人間者有能整齊其業以上接班氏亦奚不可余髮種種矣亡能為際叔其竢之勿令後世以明無人哉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為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逺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

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庋之高閣於是悉其資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改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隅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讐敵甘

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說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擅功則機不合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虜非之利韓遠也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僇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勢也夫勢之

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澤楚北澤戎狄而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天不欲碩果韓芉五國弃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庾紲仰藥而不之恤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為害者也非能為害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聖辟其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潰之受管子之毘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仲而

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徼旨一二乎哉孔子葢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予之所為言雖鑿鑿辨悍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强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博非子是故非

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諸法語名蹟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辯而覈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摧名法家苛察曒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氾濫詭誇哉其言各十餘萬而贏度不能無傅

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殊也
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太史
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
紲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
儒至宋而衷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
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
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
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

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强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師曰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犧者以味薦而已矣

琅琊法書摹跡集序

炎漢而後有世爵而不必世官以故宗閥之論小屈而江左差振焉然其盛無踰於王氏而王氏則無盛於吾瑯琊瑯琊瑯琊之為王自太保睢陵公兄弟以名德顯重且

多令子而其勢尚不能出太原上江左之社徵丞相始興公幾不屋而羣從子姓鼎起夾輔之是故瑯琊重而太原始不能抗风終始五代三百餘年台衮樞膂之寄鮮復它適社有改而私門之戟如故以至書法一技耳然亦以是冠今古而北則司徒濬沖太尉夷甫以逮少司空子淵江左故創自丞相而妙窮於右軍大令所謂羣從子姓後先臨池之儁不下四十人當是時太子詹事元禮有云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耳未有七葉

之中名德相繼人各有集如吾門者也信哉第所謂七葉者前自始興而不及睢陵與睢陵之子後止身而不及少司空與司空之父文僖咸明故稱七耳盡舉之則爲葉者葢十一而傍出之寓公若魏司空宣簡公恭懿從子司空文宣公國章司徒文獻公文舒而下不啻姚也千餘年而不肖所躬履睹記者吾吳郡之王與姚江相望稍稍自致其寒素以成膏華即亡論名位於道術執文若有能式廓一二獨臨池之業竟靡隤而不振遹者

仲氏及其嗣器徵見䇿裘筆札間不肖故慨然有感於前人因盡摎篋所秘宋榻定武淳化太清秘閣臨江諸帖令善摹者章藻單摹之凡十卷右軍獨得五卷又跡不甚驚絶而頗見駁通人者别一卷大令得二卷始興至元禮合一卷隋僧智永云是右軍裔人别一卷而右軍之爲眞跡者一唐臨者二宋臨者一大令之爲眞跡者一亦摹以附焉記唐萬歲通天中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公嘗以燕侍太后而論八法豔及家世石泉公乃

盡褒丞相以至少司空手澤為代者凡為人者二十八而上之太后更拓本留中禁而加飾其舊出法錦良玉以為贉軸且命中書舍人崔融叙寳章集而歸之公當其時所以寵靈我瑯琊而侈大墨池之盛若此今可考者僅凡紙不肖不自量乃竊取寳章之意而續之夫豈敢以零落殘敗之餘而唐突昭代之懿且使登石者必真跡受摹者必皆定武淳化太清之類摹者必名手吾猶以為三轉而再非其故何況不渠盡然也然使後之

人因優盖而思孫叔接頳士而追鄱陽則尚可於隆準徵之哉蓋周之子孫脩祖廟而陳重器如大訓河圖之類皆與焉以表毋忘先世之手澤是書也不敢言手澤以存典刑可也

刻陳生注陰符道德經叙

陰符經舊傳黄帝與蚩尤戰不勝退而感九天玄女以太上道君所撰經賜之天下遂大定者百年而後仙去其書不知所繇顯而貞觀永徽之際已有虞褚石本至

開元而李筌者託驪山老姥之旨為之故而自是為故者凡數十餘家若道德經則我猶龍公以周定王世將西度關為令尹喜所挽而為之著五千言其徒列禦寇莊生亦類能舉之然往往於本辭無當而至漢文帝時河上公為之故而始大顯或曰河上公故譌也然自是諸為故者幾三倍於陰符而往往俱未能盡究二聖人所以立言之旨凡二聖人之旨其勢若險而趨甚平辭若偏而蓄甚完諸所曰私曰欲曰翕曰奪曰盜曰賊曰

敘曰機以授拘方守文之士而目之彼必以為大怪且欺我於是乎刺譏枇根之議興而二聖人之旨積鬱而不宣幸而有能言者方内得之則多歸之修齊治平雖至於谷神玄牝雄雌墨白竅妙子母之精微彼皆以為粗而莫之究其下者辱而富國强兵方外得之則盡歸之立命安身雖至於慈儉不先以克敵取天下亦强以為精微其下者辱而采煉吐納於是乎二聖人之旨雖若少示宣而竟鬱余自家徙入覲之三日適自他返而

守者以一編見示云有道服而魁其形者髮且宣白矣曰為我貽王子彼讀之必且物色我余讀而果異之則所注陰符經也使人物色之得之隆福招提丙舍與語而酒食之已復出其所注道德經且曰吾姑以印吾心而已今請印之子余為一再讀則其辭殊雅馴不離軌時亦發諸家之所未發或淺或深若能劑方之内外而調之者即所定章句亦不必盡因河上公李荃之舊或離或合要獨有犂然當心者余乃謂陳生子豈鍾士季

耶而畏我以四本論擲我而亟去之生笑曰不然以我

購子重者毋若以我之言購子重也遂别去且數月而

生復來盡得其為人則嘗廪博士弟子員塲屋聲且賁

而以口語失之既復避仇海上依染削以居出入二家

之學者十年而後書成余乃復謂生曰子於大道姑未

論以子材而當開元時用老氏試士比六經則子褎然

其選不然而從郭汾陽以陰符取武試子亦褎然其選

今奈何坐困子使老一黄冠耶生乃大笑曰不然吾以

不用吾師教孽禍以用吾師教幸而免雖然此其應世者也所以印之予欲得其度世者予奈何猶以方之內期我余無以對退而書其語

朱在明詩選序

余以丁卯伏闕識靖江朱在明公車閒當是時在明少年俊儻負風檢家畜小二史酒次能為吳音以壓之甚驩也自是余雖强起家然婁請告而在明亦婁以使事歸訪余東海上稍稍見其詩在明雖不恒為詩然得一

詩輙膾炙人口而最後自大官丞出内史王國不得志拂衣歸會余亦解山南節歸在明過葢數已盡見其詩授余曰子且隱矣其為我强序之在明材甚高氣甚暢其發而為詩語甚秀調甚逸風之泠泠有餘響焉大要以自當一時之適不盡程古人然試以協諸古亡弗協也靖江介大江而邑其北則淮南諸城戍脊蒼豐厚其南走京口毘陵吳郡秀潤而麗妍西拒三峽九派之涯流東與大海潮汐相上下吐欱日月孕瑰産異在明居

之為鼎貴族其資力足以雄田池弋釣之樂足以忘老少而任俠顧中年而謝之以與四境之外賢豪長者游又能究千載之業著成一家言其亦可重也已或謂在明所酬倡篇什甚富胡以寂寥若是則不然今天下才士大夫結軌而談秇者必趨唐而唐之篇什最富者獨少陵香山氏其次則李供奉元武昌而已彼極玄英靈之所載者人不過十餘章初盛四傑悉其最不能貴洛陽之紙而崔員外黃鶴咏標揭亡和楊東川蘭亭語壓

倒時英孫主簿云精騎三千足敵羸卒數萬是寧以多重哉令令在明與元白較五車或有所不暇以優游員外東川閒軒然霞舉矣乃不佞謂在明既挂冠早優游無事宜益劇思極變以抵於不可涯之境不然則一洗而盡空之相與證太上所謂可也余隱矣所以叙子者止此矣

葉雪樵詩集序

無錫天下巖邑其文物足以襟領一世素封之羨足以

踦州郡轃輪楫而不樂為吟咏至嘉隆間而稍稍有染指者布衣則僅吾雪樵子雪樵子之於吟咏蓋自天性然饑若借以食渴若借以酒寒若借以裘於天下之事舉無以關其好者雪樵子故貧自其工為詩而貧益甚所居巷僻窶其邑子莫能問之而他郡之賢豪長者累足而跡得其處與定交窮日夜語乃别去始稍稍聞邑子他巨豪聞聲慕之禮致雪樵子虛左席以待雪樵子則據左席浮之白則白竟釂遂抗論今古名勝與經國

不朽之業豪猝不知所對愧而故狎之且用他語侵之

雪樵子怒不受曰唉豎子以皮靣籠逦公耶拂衣起不

顧雪樵子用是益困而邑搢紳獨方伯秦梁御史胡孝

二先生雅能知詩稍稍容雪樵子相與備酬和秦先生

至欲梓其詩以傳而亡何二先生相繼卒雪樵子仰天

嘆曰嗟乎吾豈其鵂鶹哉而不祥人若是秦先生之子

太學某謂雪樵子父客也而故見嚴乃大出槖装如曩

時約梓成而友人王穉登為之叙累數百千言所以推

轂雪樵子甚殷辭甚脩而甚蟬緩不可了雪樵子顧意不懌曰我何能而被王君之寵靈我若是即天下靡不趨王君七寸管所謂揚之則天上抑之則地下不我厚幸哉雖然即令如王君言青蓮少陵何以加也已謂余子雖欲强我一言竢而無朽矣夫雪樵子生江左顧盡能脫其靡靡冶柔之習而能務完其氣無錫故不樂為吟咏雪樵子亡師友劘切之力而能務諧於古調其氣完是以句工而不累篇其調諧是以篇工而不累格卷

得沈而收華得質而傑夫天下不難乎才難乎才而無以劑之雪樵子殆知有所劑哉夫王君言足重雪樵子而又重雪樵子乃爾余之言屢屢尺寸間又不足以為雪樵子重雪樵子胡取也將亦取其劑而已矣雪樵子葉氏名某字茂長它行又詳𡺳余所及僅俠伉一端云

陳于韶先生卧雪樓摘稿序

明興談藝者毋論數十百家往往傳時為格而獨盛於嘉靖之季余為郎燕京時頗得遊諸名雋間而諸名雋

獨盛於庚戌之對公車者若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以氣誼相激昂還往至窮昕夕亡間未幾而豫章余德甫銅梁張肖甫郢上高伯宗吾郡徐子言亦闌入焉相與修觴酒觚翰之政是六七君子不以余之不佞而收其似獨闓中陳于韶先生僅一見而旋失之忽忽亦不記何狀其後于韶入為郎續諸君子盟鋒力之所至幾於狎主而余有使事東游宦海上不歸于韶之出緣兵事武林之勁烽彭蠡之狂嘯

以一長檄埽之文士毋用之恥雪而余復遘家難蠖伏田野自余之謬見推備中外乏則于韶不勝其蔞菲棄江右節久矣夫余之與于韶毋論不敢當乃其跡若巧相避者今年辛巳夏余以卻埽庵居再歲而賈舶之來自蜀者出于韶之書與幣書窮而卧雲閣之詩十卷見盡讀之乃詫而嘆曰咄嗟余之陋也生有陳于韶不能識危夫余今而後知余之幸也不然幾失于韶哉幾失于韶哉今天下之扼腕而談藝者靡不以開元大歷之

後其要不能踰勝明明自弘正而還不能踰勝嘉靖之季即嘉靖之季數十百家盛矣然而的然名狎主者不指數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此何以故夫工事則徘塞而傷情工情則婉綽而傷氣氣暢則厲直而傷思思深則沉簡而傷態態勝則冶靡而傷骨護格者虞藻護藻者虞格當心者倍耳諧耳者悫心信乎其難兼矣雖然非詩之難所以兼之者難其所以難葢難才也以于韶之為詩自古樂府至近體不下十餘無所不極則生平游

歷感慨一寓之吟諷無所不達至其于前所云數端者亡所不兼爝天實縱之才益以岷峨川巴之秀少啚其遇而豐以日此豈可以淺尠窺哉諸叙致于韶者往往取其家伯玉為擬其節識經緯差若畧相當然不過以閭黨宗姓之故而比之伯玉居其清于韶居其雄伯玉善用小于韶善用大類乎非偶已亡已則有蜀之寓公少陵氏在余既用于韶請叙其詩竊謂余固得于韶晚然能盡讀其詩不為不幸于韶得余晚然余方有綺語戒

為于韶一破之三尺之側理七尺之不律奮而作延津合亦寧非幸哉于韶之于余不知所由得余得于韶則前所謂張余二甫者亦時及之

水竹居詩集序

大鴻臚麻城周先生以一編詩寓余山中曰吾聞夫能治詩者莫若子子為我試言之請滌吾目而受削焉余方有筆研戒不獲已而誦誦而不能已則躍然嘆曰㦤乎懿哉詩三百篇其最盛者大抵衣被文王之化而江

漢之間號為南國於所得為最深然野畯紅女豈其能矻矻攻聲實而衝口之所發天下之至規萃焉王者之迹熄而風斯下矣然詳而騷畧而樂府靡而建安之五言猶未盡廢其樸妖冶既于月露儷偶嚴于四傑而後其樸雕樸雕而詩之為用益廣而體益不立閒一二治經術談理性者視為弁髦不則藉詞達之説以文其陋二者交相擊而不相下令夫周先生深於治經術談性理者也時有所吟咏以寄其所不得已者耳固不假腐

毫刻葉之為功與左準右繩之為範然而天才之溢出則居然大國之賦冥思之獨造則突然偏師之勁忽驟而鞭風馭霆已斂而慶雲祥颸不專門不涉蹊古所謂質有其文彬彬君子者非耶豈南國文王之化二千五百年而猶在江漢也耶先生為名御史視學吾江左以直道忤時貴浮沉外服者久之而稍進用以至九列通顯矣然猶署其編曰水竹居示不忘隱也他文及疏草若干卷別行世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自余結髮而好言詩所與海内豪儁游亡不以詩進者犬馬齒日益稍見所論著則諸豪儁自喜行其詩少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為佞不能使人人極意以為艱而思謝去之幾且焚筆研而最後乃為胡元瑞序綠蘿館詩元瑞之為言曰子所可必者一所大可恨者與我所不予負者各二子甚幸哉而我薦其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衮則可必子許我而即寵施我即子一旦不可知

大可恨我雖晚猶幸及子而不終子之惠使後世疑其異時不相當大可恨即子過許我而我竭蹷步武以求踐子之許不子負有所彈射而我惕焉以子為鑪錫不予負予以為奚若余乃謂元瑞毋剌促請息焉而為若叙余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之未嘗不三擊節歎也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顧取其凡者氣之流行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偎者古人不秘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又不秘其聲色以供吾詩

而聲取其鼃哇者色取其黝黶者象曰吾接吾汰其精而英者情自吾發吾不衷其肺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號於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材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攬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歷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嗚鸞珮瓊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

然不能諱其孱刻羽雕葉含陳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為絶吾故推子相然不能諱其踈融而趍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傅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沈不深不玄不沈不堅入之沈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

猶未也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

徐魯庵先生湖上集序

昔周之衰而文日盛其盛之極幾於揜質然非必有淫冶蕩性之詞與奇袤頗堅不根之論老子猶思反之曰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吾夫子亦持之曰文莫吾猶人也而逡巡焉巽於躬行君子之後而嬓其不可逮夫文者經世大業而不朽盛事豈曰以其小而弁髦之彼

小夫世之所為文而文者不究其所繇來而又不底其終之用以茍就其一切之造而已則豈唯老子之矯在過其正以吾夫子將有不能忍於耳目者令天下號為治平無事不哀周若其民廢干戈之業而稱詩書委蛇揖讓於尊俎衿裾閒隃二百年而文亦因之其文之盛稍舒而為色澤則必探六雄援先秦据東西京而衷其要領徐而調五音則又祖命騷禰揚馬友於建安黄初之儁庶息顔謝又東而加偶然必放而歸乎開元大歷

之藪其又佚而出之韋聯淪胥月露之為響而任沈温
邢之為組然且嚚嚚曰吾寧有蝕三寸毫而不就墨吾
不為宋氏也計天下之所為盛者毋如嘉隆間嘉隆之
所為盛毋如江左江左毋如吾吳郡而郡之巖邑曰吳
江吳江之雋曰徐魯庵公公成進士讀中秘書出補夕
拜司諫諍於嘉靖之季不二載輙謝去退而畊吳江之
埜天下豔於公之名而竊意其所撰著必有當於其所
謂盛者而公獨不然公生而亡他嗜顧獨嗜書於書嗜

六經子史而尤邃於易及三禮諸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公皆為能探隱破的而後筆之於書書成而近邑之衿裾少年或不能盡好之然必不以其一日之好而易吾守公為人恂恂長者其出處多避少進寬然置其身於不爭之地而善藏之然間有所持論則必務於信其見而不詣俗如表讓而賢朱均立統而屈趙宋辨王正而歸周歴標吳杞而絀范蠡即令湯禹之徒操尉牘自謂推見至隱讀公辭而有不吐舌歛手者哉不然以公之避

跡謂孤陗且忘世者乃其叙論郵道江左徭役抑何忠厚懇至而達國體也且夫公非不能華非惡夫華而力去之唯欲究夫文所繇而底其終之用而已葢嘉隆之後曰萬歷諸大臣用事者固憂其盛之極足以孽哀而數見於公車之詔曰寧木毋藻吾所貴士大夫於明理適用而已然則公雖歿不獲盡伸其言要必有合哉如苟以吾郡之所謂盛於嘉隆間則已矣無所事公與吾叙矣公諱師曽字闕　其歿也郡之父老諸生舉而祀

之學宫

俞仲蔚先生集序

余以嘉靖癸丑有維揚讞而投俞先生詩與定交後三歲丙辰而有三輔讞為稍梓俞先生詩以行而叙之其又二十有四歲而為今上之庚辰俞先生老病死而余以㱠哀之已又志其墓又明年而郡丞劉君某謀盡梓其詩文而授鏹焉歙人程汝義者悉槖繼之而屬余叙夫余所揚㩁俞先生雖後先殊其大致謂詩五言古能

步趨建安以下迨齊梁錯而不誖格七言歌辭翩翩自
肆或深或淺不名一家獨近體為小羸而絕句時自會
心文主東京語間入晉宋旨不必雋而骨在緯不必麗
而質勝其於泉石最諧本色毋亦布衣之赤幟乎哉自
余之語出而俞先生論稍稍定獨其於隱雖天下之人
慕悅之而未有能名其格者夫上隱生而挫聲茹勤攻
苦自放於鹿麋之外樵父牧豎能狎而不能敬賢達之
士可意想而不可蹤跡乃俞先生故搢紳子少亦嘗事

博士經數奇而後棄之筋力柔懶善頭風病耕不能為鹿門德公傭不能為皋橋伯鸞游不能為禽息向子平而纍纍焉寄一廛於十室之邑居恒自謂吾不猶人亦不避人吾不厭世亦不侮世吾不以名就名亦不以匿名釣名如是而已夫俞先生以善病故其足不能出百里外雖然縱不能游五嶽不賢於游五侯乎哉且夫隱至俞先生亦足矣何至必欲併跡而滅之然後稱上隱或謂俞先生集所酬贈多宦路顯者此事獨余識之葢

余以詩定俞先生交而所善吳興徐子與來子與於游道廣天下自是慕說俞先生爭欲得俞先生言俞先生無所拒然亦無援納既久而干旄之大夫有造俞先生者俞先生無所拒然亦無所報謝俞先生少貧所食恒半菽至或併日炊然一介無所取晚節聲轉重人或以誼餉者亦不為飾詞然大不能至束帛小或算器食而已昔許玄度卧永興南幽穴而致四方諸侯之遺人或以箕山人誚之顧謂筐篚苞苴輕於天下之寶為解傳

奇者亦毋用是而廢其棲逸此何足軒輊俞先生哉葢俞先生去諸生即為贊贊高士如干人以寓其微指而所操論獨不喜郭林宗以捨已而就天下之好布衣而侵大司徒之秉亡當要之俞先生雖不竟自晦於隱遁庶幾能持衡者故因程氏請及之以俟傳文苑隱逸者折衷焉

弇州續稿卷四十四